

# 從敦煌《佛本行集經》「略要本」 看「太子成道」變文之創作目的與講唱時間

張家豪\*

## 摘要

本文考察介於「佛傳經典」與「佛傳變文」間的敦煌文獻——《佛本行集經》「略要本」P.2459V、P.2303 V、P.2837 號寫卷，認為其摘抄主題為「釋迦托生緣起」，並從文本內容推測其運用於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佛陀出家、降誕之法會。而佛傳變文雖題名有稱〈太子成道經〉者，但內容亦講述佛陀托生至成道前事蹟，主題亦為托生而非成道，文本顯示之時間點亦同於「略要本」，推測變文亦講唱於紀念佛陀出家、降誕之法會，題名所以稱「成道」、「經」者皆為彰顯佛陀之神聖性，當變文流行後，「略要本」可能較少使用故兩者寫卷數相距懸殊。

關鍵詞：敦煌文獻、佛傳、略要本、〈太子成道經〉、《佛本行集經》

---

\* 張家豪現職為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敦煌變文自佛教講經而來，其中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的事蹟必然為講唱的重心，人們得以藉由講經活動宣揚教主事蹟並達起信之作用，在現今可見變文中有一類是「講釋迦太子出家成佛故事的變文」<sup>1</sup>，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將相關變文歸納於卷3，可見此類文本在敦煌文獻中形成一重要的文學主題。<sup>2</sup>這些敦煌佛傳變文內容多敷衍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而成，<sup>3</sup>講述佛陀自降誕至成道的生命歷程，今日可見31件寫本，敷衍出14種「太子成道」故事。其中又以〈太子成道經〉所存寫卷數最多，共計9件，<sup>4</sup>可見故事頗受時人歡迎而廣為傳抄。此變文內容先概述佛陀過去無數世的本生故事，接著以韻、散交錯形式講述佛陀上生兜率、降誕、占相、納妃、遊四門、雪山修道、認子之情節。P.2999、S.2352 卷子末有尾題：「太子成道經壹卷」<sup>5</sup>故據以命題。然而細查其內容在佛陀「降魔成道」一事上毫無著墨，所述內容反而側重佛陀成道前降誕與生長於宮中、厭俗出家之故事，佛陀離宮後則渲染佛陀與其妻耶輸陀羅、其子羅睺羅的親情感應，與尾題所載「成道」不甚相符，不明何以命名為太子「成道經」而廣為傳抄。

幸而與「太子成道」變文相關的敦煌文獻中有一類略抄《佛本行集經》之文本，荒見泰史稱之「故事略要本」，包含寫卷編號：P.2303V、P.2837、S.4194、P.3317、P.2459V，<sup>6</sup>荒見泰史指出這類文本利用經典文字但在文體上進行簡化，「(P.2837)從文體和內容的角度來說，介於經典和變文之間，換言之，略要底本很可能是經典發展成為變文之前的階段」。<sup>7</sup>故本文轉而考察題

<sup>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敘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

<sup>2</sup> 參鄭阿財：《敦煌佛教文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149-167。

<sup>3</sup> 〈八相變（一）〉、〈太子成道變文（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皆出現「金團太子」的角色，可見明確源於《佛本行集經》。佛傳變文十四種文本間亦在內容上多有因襲，雖變文可能並非依據單一文本進行敷衍，但《佛本行集經》當為所據經典之一。

<sup>4</sup> P.2299、P.2924、P.2999、S.548、S.2352、S.2682、S.4626、Дх.2114、BD.6780。參劉秋蘭〈敦煌文獻中太子成道故事變文寫本敘錄〉，《國學》第4集（2017年6月），頁276-277。

<sup>5</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40、463。

<sup>6</sup> 參〔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38。以及劉秋蘭：〈敦煌文獻四種疑似《佛本行集經》講經文考辨〉，《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6期（2017年6月），頁127-136。

<sup>7</sup> 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

材相同並可能為太子成道變文的前階段文本——《佛本行集經》「略要本」，期能從中探究「太子成道」變文的可能創作目的，以理解其何以強調「成道」並被時人視為「經」而流行。

## 二、《佛本行集經》「略要本」與佛傳變文之關係

敦煌文獻中摘抄經典之「故事略要本」寫卷抄寫方式主要依據某一經典進行摘要，又時受其他經典或民間故事的影響。<sup>8</sup>有關佛陀成道事蹟的佛傳經典自東漢即有傳譯，<sup>9</sup>至隋·闍那崛多(523-600)在西元 587-593 年間譯出之《佛本行集經》當為集佛傳之大成，長達 60 卷，當時人面對此等卷帙浩繁的經典而欲講述或傳播時，便有以摘要方式呈現者。此等摘抄《佛本行集經》之「故事略要本」有：P.2303V《佛本行集經》略要(擬)摘抄卷 7「俯降王宮品」及「樹下誕生品」經文；P.2837《佛本行集經》略要(擬)摘抄卷 3「發心供養品」至卷 33「梵天勸請品」經文；S.4194《佛本行集經》略要(擬)卷第 25「向菩提樹品」至卷 32「二商奉食品」；以及 P.3317《佛本行集經》第 3 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擬)。又劉秋蘭所指「《佛本行集經》講經文」<sup>10</sup>的寫卷編號 P.2459V 摘抄《佛本行集經》卷 4「賢劫王種品」至卷 20「觀諸異道品」經文，實則非講經文亦為《佛本行集經》之「故事略要本」。<sup>11</sup>其中 P.3317 只抄錄故事場景的提要而無內容，S.4194 號寫卷專講降魔一事；P.2303V 講述降誕至姨母養育之事；較完整呈現佛陀生平者為 P.2837、P.2459V 號寫卷。

其中荒見泰史指出 P.2837 的文體介於經典和變文，其指出：

---

類作品為中心)，頁 23。

<sup>8</sup>〔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 22-23。

<sup>9</sup>〔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西元 197 年譯出《修行本起經》二卷、曇果共康孟詳西元 207 年譯出《中本起經》二卷。

<sup>10</sup>參劉秋蘭：〈敦煌文獻四種疑似《佛本行集經》講經文考辨〉，頁 127-136。

<sup>11</sup>P.2459V 雖載「經文甚廣，今但略引」，但並未見明確引出經文並講述經文，而是略抄經文並編排出佛傳故事，與講經文體制不符，而較接近「略要本」。一般講經文體制是先引用經文，再據其所引經文敷演講唱，而今所知敦煌講經文寫本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等皆有相近之體制，須具備「催唱經題」、「引據經文」及「闡釋經文」之結構，朱鳳玉指出：「主要從催唱經題之有無；是否引據佛經經文，逐句闡釋演述；韻文說解是否採用佛教轉讀之法等特徵來作為主要參考依據。」參氏著：〈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7 號(2013 年 3 月)，頁 57。

正面文書是《佛本行集經》等的抄錄，是從本生儒童和燃燈佛開始到降魔故事的有關釋迦牟尼的故事。寫本上有講唱文學作品上面常用的「」等標識，很可能是講唱時候作底本使用的。反面記載的是二月八日佛誕會時候的施捨疏，上面還有「布八尺施入修造。右所施意，願合家平安，請為念誦今頭道場，乞垂家護」等記載。由此可見，這個寫本在佛誕會上被用作念誦的底本。<sup>12</sup>

其並指出在摘抄時有添加改寫之處，因此從「文體」與「內容」角度認為此寫本很可能是經典發展成變文之前的階段。<sup>13</sup>以此觀察視角檢視 P.2459V 寫卷亦具講說之痕跡，且此卷中敘事者表明其欲講述的主題為釋迦托生之因緣故事——「故號『釋迦託生緣起』，今當略說」，可見「釋迦託生緣起」可視為此卷講述之題目，題名明確並且與變文的編寫方法「掇諸經之有關記載，而以己意貫穿之也。」<sup>14</sup>相當。

法藏 P.2459V 號寫卷首尾俱殘，正面為〈道教類書（擬）〉，字跡工整清晰；卷背存 176 行，相較正面字跡則顯得較潦草且有多處塗抹、補字、改字痕跡，寫卷正反兩面應非他人所抄，卷背內容略引《佛本行集經》並進行改寫，在行文間尚引用中土典籍《周書異記》，如敘述入胎時間：

現白象形，七月十日日夜，來入摩耶夫人右脇，當此漢地周朝弟  
五昭王廿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葉。此地亦有瑞應，《周書》明

又如敘述降生時間：

尔時，善覺釋種大臣於（於）二月八日鬼宿合時，與女摩邪（耶）相隨向彼藍毗尼（尼）園，霧霧（處處）遊戲。尔時，夫人至波羅叉樹下括身，舉其右手，攀彼樹枝，即便話（化）生大聖太子，……經文甚廣，不可具論。并（菩薩）生時，當此漢地周昭王廿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彼處瑞應，皆至此方，廣如《周書異記》中說。

<sup>12</sup>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 8。

<sup>13</sup>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 23。

<sup>14</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年），頁 140。

可見其在《佛本行集經》基礎外又引入中土著作，使經典所述印度王子成道之佛傳故事有了相應的中國紀年，應當有助佛典之中國化與世俗化。另外，此卷作者有意識地表明其所依據的《佛本行集經》經文甚廣故僅能略為引述，如以雙行夾注標示「經文甚廣  
今但略考」，或以小字說明：「經文甚廣，不可具論」、「經文此且略」可見其確實依「經文」為本而進行「略抄」或「略考」，而或許便在「略考」時便加入了《周書異記》等內容，藉以拉近與中土聽眾的距離。此等在佛傳經典故事中雜入中土著作的書寫方式亦近於變文「雜掇諸經」之創作方法。

敦煌佛傳類變文有〈太子成道經〉9件、<sup>15</sup>〈悉達太子修道因緣〉4件、<sup>16</sup>〈八相變（一）〉4件、<sup>17</sup>日本寧樂美術館藏本〈八相變（二）〉、〈太子成道變文（一）〉兩件、<sup>18</sup>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S.4128〈太子成道變文（三）〉、S.4633〈太子成道變文（四）〉、S.3096〈太子成道變文（五）〉、首都博物館藏編號32.536號卷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S.2440〈釋迦因緣劇本（擬）〉、羽708〈太子成道變文（擬）〉、Dx.1225〈太子成道變文（擬）〉、〈破魔變〉3件。<sup>19</sup>其中〈破魔變〉專演繹降魔成道之事，其餘變文皆主要講述佛陀自降誕至出家事蹟，這些講述佛陀生平事蹟之變文從內容與布局觀之，諸文本間關係密切。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已指出：「〈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基本遵循〈太子成道經〉的情節框架。」<sup>20</sup>此外，〈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在講唱時都運用了〈悉達太子讚〉。<sup>21</sup>〈八相變（一）〉自佛陀本生起首：「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慈力王時……歌利王時……尸毗王時……月光王時，一一樹下……悉達太子之時……百千萬億劫，精練身心，發其大願。」<sup>22</sup>此一講述本生故事之內容與〈太子成道經〉起首所述本生故事之用字遣詞上幾近相同，文字互有因襲；又

<sup>15</sup> 〈太子成道經〉寫卷編號：P.2299、P.2924、P.2999、S.548、S.2352、S.2682、S.4626、Dx.2114、BD.6780。

<sup>16</sup>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寫卷編號：日本龍谷大學藏本、S.3711v、S.5892、P.2249v。

<sup>17</sup> 〈八相變（一）〉寫卷編號：BD.3024、BD.8191、BD.4040及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74號。

<sup>18</sup> 〈太子成道變文（一）〉寫卷編號：P.3496、BD.8579V。

<sup>19</sup> 〈破魔變〉寫卷編號：P.2187、P.3491與七件俄藏殘卷之綴合為Dx.410+ Dx.409+?+ Dx.5802+ Dx.5853+?+ Dx.6043+ Dx.10737+ Dx.11139。

<sup>20</sup>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31-132。

<sup>21</sup> 「迦夷為國淨飯王，悉達太子厭無常……若是世尊親子息，火坑速為化清涼。」參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經》，頁442。

<sup>22</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八相變（一）》，頁507。

此段本生故事也載入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中；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在解釋兜率天以及泥神占驗等內容與〈八相變(一)〉、〈八相變(二)〉亦有所因襲。<sup>23</sup>故可將上述變文視為同一經典的多種演繹。〈八相變(一)〉、〈太子成道變文(二)〉、〈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皆出現「金團天子」的角色，明顯源於《佛本行集經》故可推測〈太子成道經〉等佛傳變文亦多源自《佛本行集經》。荒見泰史則從抄寫字跡之比較來證明寫本間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並推測文學發展的順序為〈八相變〉到〈太子成道經〉。<sup>24</sup>

敦煌《佛本行集經》「略要本」與依據《佛本行集經》演繹之太子成道變文，在創作手法的共通處首先在於融合其他典籍以編寫之方法，「略要本」明確指出曾參考《周書異記》；〈太子成道經〉所述淨飯王夢見「雙陸頻輸」，<sup>25</sup>此夢兆當自《新唐書·狄仁傑傳》與筆記小說。<sup>26</sup>其次在文體上都是以散、韻夾雜的方式講述太子從降生至出家的生命階段，講說痕跡鮮明，在「略要本」的敘事者時而在抄錄經文時指示：「今當略說」、「今當略引」、「經文甚廣，不可具論」；〈太子成道經〉的敘事者也現聲於文本中說明：「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sup>27</sup>與略說之義相當。在內容方面降生時間「略要本」徵引《周書異記》：「七月十日日夜，來入摩耶夫人右脇，當此漢地……**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此說法與〈太子成道變文(二)〉所載：「**到癸丑年之歲，七月十五日夜**，從於六欲界天上降下於摩耶夫人藏中，脫胎左脇但入右。」<sup>28</sup>紀年相當或亦據《周書異記》之說。

「略要本」與佛傳變文的差異在於「略要本」多能忠於原典，源自經典的痕跡明顯，而變文則經改寫，並融入史書或民間傳說，且引用處皆未標示，已不易見原典的痕跡而成一完整的故事。例如：P.2459V 寫卷主要以略抄《佛

<sup>23</sup> 詳細比對參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悉〉，《敦煌學》第33輯(2017年8月)，頁140-149。

<sup>24</sup> 〔日〕荒見泰史：〈從敦煌寫本中變文改寫情況來探討五代講唱文學的演變——以佛傳故事變文類作品為中心〉，頁30-33。

<sup>25</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經》，頁435。

<sup>26</sup>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狄仁傑傳》(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115：「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徵陛下乎！……。』」，頁4212。

<sup>27</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經》，頁440。

<sup>28</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變文(二)》，頁486。

本行集經》為編寫方法，故從中可見經文原句抄錄，例如在講述「入胎」事，淨飯王令相師占夢云：

說偈言：

若母人夢見，日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必作轉輪王。  
若母人夢見，月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諸王中最勝。  
若母人夢見，白象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三界無極尊。  
能利諸眾生，怨親悉平等，  
度脫千萬眾，於深煩惱海。

此偈完整抄錄自《佛本行集經》卷7〈俯降王宮品5〉，<sup>29</sup>此事在〈太子成道經〉中則經改編，而未見經典文句：

遂奏大王，具說上事：「賤妾綵雲樓上作一聖夢。夢見從天降下日輪，日輪之內，乃見一孩兒，十相具足，甚是端嚴。兼乘六牙白象，從妾頂門而入，在右脅下安之。」<sup>30</sup>

「略要本」在經典依據、題材選擇、講唱形式以及所穿插之中土典籍內容皆有相同之處，故此「略要本」當可視「佛傳經典」過渡至「佛傳變文」過渡階段之文本，從引經據典鮮明甚至將所據典籍明確標示轉而過渡至編寫為一完整之故事，不再抄錄經句亦不見標示所據之典籍。從現存寫本數量而言，佛傳變文遠高於《佛本行集經》「略要本」，推測在變文流行之後則同題材的「略要本」便較少為人傳誦講說。則考察經典過渡至變文的「略要本」內容或可明白此類講述太子成道故事之變文在編寫之初的目的為何？

### 三、《佛本行集經》「略要本」之主題與運用時間

P.2459V 號寫卷是「略要本」中尚存題名者，內容先簡述佛陀所托生之淨飯王家世系，接著說明其所欲敘述的主題：

<sup>29</sup>〔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7，〈俯降王宮品〉（CBETA, T03, no. 190, p. 683, c8-16）。

<sup>30</sup>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經》，頁436。

淨飯王是仏（佛）父，摩耶夫人是其母，波闍提是其姨母。仏（佛）託此家而生，故號釋迦託生緣（緣）起，今當略說。

由此可見其主題是欲講述「釋迦託生」之事，而在實際內容上亦側重抄錄佛陀成道前的事蹟，包含《佛本行集經》中的：「賢劫王種品」、「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樹下誕生品」、「從園還城品」、「相師占看品」、「姨母養育品」、「習學技藝品」、「常飾納妃品」、「空聲勸厭品」、「出逢老人品」、「道見病人品」、「路逢死屍品」、「耶輸陀羅夢品」、「捨宮出家品」、「剃髮染衣品」、「觀諸異道品」共 17 品，由諸品目可見所側重者在佛陀降誕王宮至捨宮求道一段事蹟。

再考察 P.2303 V「略要本」寫卷，此卷首尾完整，正面抄寫《大乘稻筭經隨聽疏》字跡工整，背面略抄《佛本行集經》字跡較為潦草，正反兩面當非同一人所抄寫，而此「略要本」摘要內容涉及「俯降王宮品」、「樹下誕生品」、「從園還城品」、「姨母養育品」4 品。起首即述佛陀降誕：

〈降王宮品〉。護明菩薩冬分過已，至於最勝春初之時，一切天地花草開敷之時，正取已宿星合之時，為彼天眾，說於法要，辭論天眾。

其抄寫者乃《佛本行集經》卷 7「俯降王宮品」：

〈俯降王宮品 5〉：「爾時，護明菩薩冬分過已，至於最勝春初之時，一切樹木諸華開敷，天氣澄清，溫涼調適，百草新出，滑澤和柔，滋茂光鮮，遍滿於地正取鬼宿星合之時，為彼諸天，說於法要，悉令其心，愛樂歡喜，踊躍充遍不能自勝。誠勸諸天，使行此法，教令厭離一切有為生老病死求無上法。」<sup>31</sup>

可見抄寫時有加添字詞，將經文「樹木諸華」改為「天地花草」。而此卷內容抄寫了佛陀入胎、住胎後，又載其樹下誕生之事，說明佛陀降誕之時間是摩耶夫人「於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相隨入園」，並述及摩耶夫人命終後由姨母撫養，敘述至「養育唯此摩訶婆闍波提」止，可見所摘要之主題亦為「托生」。

又 P.2837 號寫卷首殘尾全，此卷則自儒童本生故事抄起，雖內容起首可能有所殘缺，但寫卷起首「蓋佛行隨行，佛住隨住。」即可判斷抄寫自《佛本

<sup>31</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7，〈俯降王宮品 5〉（CBETA, T03, no. 190, p. 682, b17-23）。

行集經》中的「受決定記品」<sup>32</sup>全卷所略抄者尚包含經中、「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樹下誕生品」、「從園還城品」、「相師占看品」、「習學技藝品」、「拊術爭婚品」、「魔怖菩薩品」、「梵天勸請品」至佛陀「以佛眼遍觀有情誰勸化度」止，共計 10 品，亦側重佛陀托生王宮及成長事蹟共占 8 品，並有 7 品 P.2459V 相當，而此卷特色乃未抄錄捨宮出家之事而自卷 13 爭婚事跨度至卷 27 降魔成道之事。

以上 P.2459V、P.2303 V、P.2837 號寫卷內容皆側重佛陀托生並且皆摘抄經文所述「春初二月八日鬼宿舍時，共女摩耶相隨，向彼嵐毘尼園」<sup>33</sup>之佛陀降誕日期。值得注意的是 P.2837V 號寫卷，卷背還記載了多條二月八日時僧人榮照所收信徒供養之簿錄：<sup>34</sup>

胡粉半兩，施入修造；鏡一面，施入行像。……施意者為慈母舍化以來，不知神識，今頭道場請為懺念。二月八日女弟子十二娘疏。

白楊樹壹跟施入修造，……所施意者為亡母願神生淨土，在今頭道場請為念誦。二月八日弟子康為謹疏。

把豆三顆，龍骨少多，……所施意者願報平安，今頭道場請為念誦。二月八日弟子柱善和疏。

布八尺施入修造，……施意者願合家平安請為念誦，今頭道場乞垂家護。八日女弟子无名疏。

米壹槃施入修造，……施意者合家願報平安，今頭道場請為念誦。二月八日弟子无名疏。

髮五箭，施入修造，……所施意者為弟西行，願無災難，早得迴還今投道場請為念誦。二月八日女弟子无名疏。

緋須五尺，施入修造，……所施者為，慈母昨因勵疾令得痊平，抱佛慈恩……今投道場請為念誦。二月八日弟子李小胡謹疏。

<sup>32</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3，〈受決定記品 2〉：「佛行隨行，佛住隨住」（CBETA, T03, no. 190, p. 667, b15）。

<sup>33</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7，〈樹下誕生品 6〉（CBETA, T03, no. 190, p. 686, a25-26）

<sup>34</sup> 僧人榮照據《敦煌學大辭典》指出其為「唐沙洲僧人，吐蕃統治後期任釋門教授，見 P.3730、P.2837」。參季羨林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349。

白綾頭肅（繡）襪一疊，草祿絹衫子一……所施意者為過，慈父  
沒化已來，不知神識落在何道，今投道場請為懺念。二月八日女  
弟子宋氏謹疏。

可見榮照所收得的布施都是俗眾弟子請法師在二月八日的法會時，「道場請為念誦」、「道場請為懺念」者共計 8 條，此寫卷正面抄寫佛陀「於彼初春二月八日鬼宿舍時」降生，正反兩面所載日期皆圍繞二月八日，故推測俗眾弟子請法師代為念誦的內容極可能就是抄寫於寫卷正面的《佛本行集經》「略要本」，且念誦的時間當為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雖在《佛本行集經》中是佛誕之日，但在敦煌地區被視為佛陀「出家」之日，S.2832〈二月八日〉：「時在二月，景在八晨，菩薩厭王宮之時，如來踰城之日。」在這天在敦煌會舉行隆重的法會活動，包含設道場講經說法、行像等。<sup>35</sup>而此略要本的書寫目的當有可能便是為了配合佛陀出家相關法會讓法師在道場上念誦之底本。至於何以僅略抄經文？當如同 P.2459V 號寫卷所云：「經文甚廣，今但略引。」因在有時間限制之佛教法會上，欲唸誦長達 60 卷之《佛本行集經》將不得完成，故摘抄成略要本以利念誦。

由 P.2459V、P.2303 V、P.2837 號寫卷可見此些可能為經典過渡至太子成道變文的《佛本行集經》「略要本」所摘抄的內容著重佛陀托生、降誕與太子在淨飯王宮中的生活，摘抄主題皆近於 P.2459V 題名「釋迦託生緣（緣）起」，講述佛陀托生之因緣故是，又 3 件寫卷皆摘要出「二月八日」之時間點，其中 P.2837V〈辰年施入修造冊錄〉又抄有二月八日布施之記錄，推測當極可能是運用於二月八日與佛陀出家相關道場法會上，因為在此一法會上講述佛陀如何「降生王宮」至「厭俗離宮」之故事正可展現其何以選擇「踰城出家」走上修行道路的諸多因由，符合節日的意義。

然而在《佛本行集經》略要本 P.2459 V 寫卷中說明二月八日乃佛陀降誕之日又註解此時間點等同於中土紀年在周昭王廿四年的四月八日，將兩種日期並列，除了作為註解外，在敦煌四月八日亦為一重要節慶——佛誕節，P.2940〈齋瓊文一卷并序〉載：「王宮誕質四月八日……逾城出家二月八日。」<sup>36</sup>四月八日作為「佛誕」的節日意義亦符合 P.2459V「釋迦託生緣（緣）起」之題

<sup>35</sup> 譚禪雪：〈唐宋敦煌歲時佛俗——二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93-104。

<sup>36</sup> 荒見泰史：〈二月八日の出家踰城と敦煌の法會、唱導〉，《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8 號（2014 年 3 月），頁 31-45。

名與寫卷所述之情節，故「略要本」亦有可能運用於四月八日之法會。在 P.2081 號寫卷〈不知名佛經（擬）〉，所書寫之內容融合諸多經中功德法、戒律等記載而編寫成文，其中便載有〈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功德法第五〉，文中將四月八日與二月八日並列，說明這兩天在敦煌會舉辦法會：

#### 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功德法第五

聖人出世，託齊有時。是以《因果經》云：如來於四月八日夜明星時降神母胎，二月八日初出時，夫人見藍毗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即舉手攀之，菩薩漸漸從右脅生，十方面各行七步。又《觀佛三昧經》云：如來從忉利天下至閻浮提，時優填王當佛去後，戀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即還，載像往迎。爾時世尊合掌向像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有諸弟子付囑於汝，室中化佛異口同音盡作是言，若有眾生於佛滅後造立形象、幡華眾香，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然則嚴飾尊像，無量利益，奉戴四出，亦同齊見。爾時四眾，皆願供養，但寺捨隘狹，或復僻遠，行者供養，或不同普。自今已後，諸佛弟子道俗眾等，宜預擇寬平清潔之地，脩為道場。於先一日各送象集此，種種伎樂香花供養，令一切人物得同會行道。若俗人設供請佛及僧，亦於是日通書白知。至於明旦日初出時，四眾侍衛隨緣應供，設供壇主與其眷屬，執持香花，路左奉迎，恭敬供養，如法齋會，如是齋畢，然後還寺。

此卷的首段強調「若有不信是經典者，如是之人不至善處」，但從上段引文可見內容當為中土敦煌所造「經典」而非印度傳入之佛教經典，其中雜揉了《過去現在因果經》、《觀佛三昧經》等，反映者亦為時人所信奉之說，而其將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並列為「佛誕」，並引用佛傳經典《過去現在因果經》之說，藉以說明四月八日與二月八日兩天在敦煌舉法會活動之依據，在這兩天的活動包含行像、設道場、舉行法會、齋會等，此等活動正與 P.2837 榮照所收布施記錄中施主欲請其將所施之財物「施入行像」、「道場請為念誦」互相呼應。因此推測《佛本行集經》「略要本」尚有可能念誦於四月八日時。

#### 四、「太子成道」變文之創作目的與講唱時間

《佛本行集經》「略要本」呈現出「釋迦托生」主題及其摘抄經典的目的極可能為了運用於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的佛陀出家、聖誕相關法會上，人們請法師代為念誦。以此視角檢視敦煌佛傳變文，在現存 14 種文本共計 31 件寫本中，未見敘述降魔成道之事者有 11 種文本，<sup>37</sup>僅 BD.3024 等 4 件〈八相變（一）〉完整敘述八相又 S.3096 〈太子成道變文（五）〉以一句「太子後成佛道」<sup>38</sup>提及成道一事，而 P.2187 等 3 件〈破魔變〉專講降魔成道。可見敦煌佛傳變文之主題與《佛本行集經》「略要本」之主題相近，多數文本側重佛陀成道前降誕至出家之故事而非成道。

再就文本所述之時間點而言，與〈太子成道經〉在情節與文句運用上多所相似的〈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起首是一隱括全經的「悉達太子押座文」：

迦夷為國淨飯王，悉達太子厭無常，  
誓求無上菩提路，半夜踰城坐道場。  
太子十九遠離宮，夜半騰空越九重，  
莫怪不辭父王去，修行暫到雪山中。  
二月八日夜踰城，行至雪山猶未明，<sup>39</sup>

此押座文在〈太子成道經〉BD.07676 號寫卷中則置於卷末稱〈悉達太子讚〉，可推測此變文可能講唱於二月八日紀念佛陀踰城出家的法會上，故於故事起首押座文中強調出日期，而緊接押座文後是一俗講僧解說段落云：

凡因講論，法師便似樂官一般，每事須有調置曲詞。適來先說者，是悉達太子押座文。且看法師解說義段，其摩耶夫人自到王宮，並無太子，因甚於何處求得太子，後又不戀世俗，堅修苦行？……

<sup>37</sup> P.2299 等 9 件〈太子成道經〉、龍谷大學藏本等 4 件〈悉達太子修道因緣〉、S.2440 〈釋迦因緣劇本（擬）〉、P.3496 等 2 件〈太子成道變文（一）〉、S.4480 〈太子成道變文（二）〉、S.4128 〈太子成道變文（三）〉、S.4633 〈太子成道變文（四）〉、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羽 708 〈太子成道變文（擬）〉、Px.1225 〈太子成道變文（擬）〉、寧樂美術館藏〈八相變（二）〉

<sup>38</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變文（五）》，頁 498。

<sup>39</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頁 468。

莫喧喧莫鬧，聞時應福，能不能？願不願？觀世音菩薩，大慈悲菩薩。<sup>40</sup>

此段文字可見法師在講述變文時會與台下互動，要求聽眾們莫過喧鬧，並以問句詢問聽眾以使場面熱絡，爾後才正式講述悉達太子故事。其所述佛傳內容與〈太子成道經〉相似，自簡述本生故事開始，接著以韻、散交錯形式鋪陳上生兜率、太子降誕、占相、納妃、遊四門、雪山修道、認子等情節。以存有題名的「略要本」P.2459V所摘抄的17品相較，僅有6品未見於〈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及〈太子成道經〉敘述之佛傳內容重疊性高。<sup>41</sup>又在S.3711號〈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題名之前有以單行較大之字體寫上「道場」二字，提示了寫卷運用之場合極有可能是法師在二月八日之紀念踰城法會上道場講唱之底本，與「略要本」運用的場合亦相當。

除了二月八日的法會外，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與P.2459V「略要本」皆記載《周書異記》之說，不僅皆載「癸丑年之歲，七月十五日夜。」太子托胎摩耶夫人右脇，亦指誕生日日期為「四月八日。」<sup>42</sup>又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亦載四月八日時摩耶夫人生下太子，可見四月八日佛誕節亦為講唱「太子成道變文」之時間點。可見變文與「略要本」中所提示的時間點多圍繞著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佛陀出家與降誕之事，這兩天敦煌皆有法會，在法會上由法師講述悉達太子降誕至出家事蹟當符合節慶意義並可達宗教宣傳效果。

此類與「佛傳」相關的法會上往往舉行行城及齋會活動，於唐前已頗盛行。據梁·宗懷（502-565）《荊楚歲時記》載：「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平旦執香花遶城一匝，謂之行城。」<sup>43</sup>將佛陀「降誕」與「成道」皆訂為二月八日，唐·道世（?-684），《法苑珠林》卷31載：「宋岷山通靈寺有沙門邵碩者……

<sup>40</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頁468-469。

<sup>41</sup> P.2459V《佛本行集經》：「賢劫王種品」、「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樹下誕生品」、「從園還城品」、「相師占看品」、「姨母養育品」、「習學技藝品」、「常飾納妃品」、「空聲勸厭品」、「出逢老人品」、「道見病人品」、「路逢死屍品」、「耶輸陀羅夢品」、「捨宮出家品」、「剃髮染衣品」、「觀諸異道品」17品，僅「從園還城品」、「姨母養育品」、「空聲勸厭品」、「耶輸陀羅夢品」、「剃髮染衣品」、「觀諸異道品」6品未見於〈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及〈太子成道經〉

<sup>42</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變文（二）》，頁486。

<sup>43</sup> [梁]宗懷：《荊楚歲時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99-100。

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sup>44</sup>可見也有以四月八日舉行行像活動者。王三慶考察諸說並指出：

佛陀生日南北認定上有所差異，南方習用四月八日，北方專用臘八（二月八日），到了後來則往往混用。但是不管事主張二月八日，或是四月八日，信眾通常會在這天舉辦行像、浴佛、灌佛等慶典……這天信眾們還配合著舉行八關齋會。<sup>45</sup>

可知這天除了有 P.2837V「略要本」俗眾請僧人榮照「施入行像」繞城一周的「行城」活動外，並有「建八關齋」一事，在齋日受持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妄語、不飲酒、不塗飾香鬢歌舞及觀聽、不眠坐高廣大牀、不食非時食等 8 項戒條。在這般齋會上可見「唱導」活動來牽引與會者的情緒，梁·慧皎（497-554）《高僧傳》卷 13「唱導論」載：

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氛，燈惟靖耀，四眾專心，又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為用也。<sup>46</sup>

其所述八關齋會上「唱導」情景乃由唱導師對四眾宣唱講法理，且談無常、地獄、因果、怡樂與哀感等，皆令聽講者為之動容，藉以牽動群眾情緒，使其感受心形戰慄、怖淚交零、情抱暢悅、灑淚含酸等，甚至活動尾聲尚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可見唱導能發揮感動人心、渲染情緒之效果，至唐時，更有在八關齋會中穿插「俗講」的節目。<sup>47</sup>

<sup>44</sup>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 31（CBETA, T53, no. 2122, p. 518, b15-20）

<sup>45</sup> 王三慶：〈敦煌文獻齋願文中的行城活動〉，《敦煌學》第 27 期（2008 年 2 月），頁 6。

<sup>46</sup> [梁]慧皎：《高僧傳》，卷 13（CBETA, T50, no. 2059, p. 418, a1-12）。

<sup>47</sup> 參鄭阿財：〈敦煌佛教講經資料輯考與實況重建——從俄藏 P.109 寫卷論八關齋與俗講之關係〉，《鄭阿財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17-233。

此外，在四月八日的齋會上亦可見俗講活動的記載，《太平廣記》卷 248「趙小兒」條引隋·侯白(??)《啟顏錄》云：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眾中。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眾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眾皆驚異，起立大笑。……眾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兔，翻掩雄狐，眾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慚，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sup>48</sup>

此文講述年僅 13 歲的趙小兒在四月八日佛誕節的齋會俗講活動中以機智態度與俗講僧爭鋒相對，藉以凸顯小兒機智，終使法師怒且慚。其中可見四月八日的齋會朝官、道俗觀看參與者達千餘人，規模盛大且大人、小孩皆參與其中，是頗受歡迎的活動，而俗講法師與臺下群眾熱烈難對，使會場內笑聲及驚歎聲不斷，可見其氣氛不甚嚴肅，雖為佛教齋會卻充滿諧趣。

敦煌於二月八日及四月八日亦皆舉行齋會，並針對俗眾講經說法，法師面對俗眾講經時的底本之一或為與節日意義相關之佛傳變文，故在變文中亦可見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等日期之提示。在此廣受歡迎的講經活動中，人們提高了變文的地位而稱「經」，P.2187 號寫卷〈破魔變〉中講唱破魔故事時僧人說道：「小僧願講經功德，更祝僕射萬萬年。」<sup>49</sup>將講說佛傳變文稱為講「經」，並稱講述此經可造功德；首都博物館〈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亦指：「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sup>50</sup>。」講述一部自創的「經」；現存最多寫卷的佛傳變文〈太子成道經〉則在題名中直稱其為經典，並在內容中稱「不似聽經求解脫，學佛修行能不能，能者嚴心合掌著，經題名目唱將來」可見時人將娛樂性較高且已不見經典依據之變文亦稱為

<sup>48</sup>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 248（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923-1924。

<sup>49</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36。

<sup>50</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35。

「經」。既然變文被提升地位為「經」，而〈太子成道經〉內容並無書寫佛陀八相中的「成道」一相，反而較符合「略要本」P.2459V 寫卷所講述的「釋迦託生緣起」，也許題名「太子『成道』經」中的「成道」一詞亦為了彰顯悉達太子已成佛道而不用托生一詞。

在題名上稱「經」之〈太子成道經〉又因敦煌寫經造功德的文化而廣為傳播，北大 D.083 題記中可見楹雅珍所書隋代仁壽四年（604）之題記云：

仁壽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為亡父寫《灌頂經》一部，《優婆塞》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問事經》一部，《千五百佛名》一部，《觀無量壽經》一部，造觀世音像一軀，造九尺幡一口。所造功德，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sup>51</sup>

此題記內容同見於 S.4162、S.4570、P.2276、甘博 005 號寫卷，可見楹雅珍在四月八日佛誕時為其亡父抄寫佛經，其中包含一部經錄未收之《太子成道》，雖其所抄寫者未必為變文〈太子成道經〉，但從此題記可見在佛誕日抄寫此類佛傳「經典」當具造功德之效，或許在此等寫經文化的推波助瀾下，變文〈太子成道經〉因題名被稱「經」而屢屢被傳抄存有 9 件寫本，成為太子成道系列變文中傳抄數量最多的故事。

## 五、結語

本文的書寫乃自觀察太子成道系列變文中傳抄最廣之〈太子成道經〉寫卷題名開始，認為其題目指稱太子「成道」但實則講述太子自降誕至出家止，題名與所述內容有所落差，故考察同題材而與經典較為接近的《佛本行集經》「略要本」P.2303V、P.3317、P.2459V、P.2837、S.4194 寫卷。其中有較完整呈現佛陀生平者為 P.2837、P.2459V 號寫卷，這些寫卷內容摘抄《佛本行集經》經文並融入中土著作《周書異記》，所述內容亦多偏重佛陀成道前事蹟，而佛傳變文中同樣可見援引《周書異記》之痕跡。可見「略要本」與變文在編寫手法、題材選擇及內容上多所相似，而差異在於「略要本」摘抄經文痕跡明顯而佛傳變文已是完整故事而不見所據經句，推測從佛傳經典到變文的發展過程中「略要本」當為過渡階段，而當變文流行後則同題材之「略要本」可能較少進行講說因而寫卷數相距懸殊。

<sup>51</sup> 參李小榮：〈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藥師信仰——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普門學報》第 11 期（2002 年 9 月），頁 113-155。

考察這些可能是經典過渡至變文的「略要本」內容，可見 P.2459V 存有所抄寫的主題為「釋迦托生緣起」，P.2303 V、P.2837 號寫卷內容亦皆側重托生之事並且皆摘抄經文所述之佛誕日二月八日，其中 P.2837 號卷背還記載 8 人在二月八日時請法師念誦之布施條目，推測這類文本在敦煌最初的用途是在二月八日的法會上，在敦煌此日為紀念太子踰城出家之時。又 P.2459 V 寫卷尚將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並置，將印度與中土曆法進行對映，可見此「略要本」提示了兩種日期，而據 P.2081 號寫卷〈不知名佛經（擬）〉可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在敦煌確實有相同的法會活動，此寫卷將兩日並列為佛誕日，雖不能排除兩日皆紀念佛陀降誕之可能，但敦煌多以四月八日為佛誕日，此一紀念佛誕的節日意義與 P.2459 V 所謂「托生」意義相當，故此「略要本」亦可能運用於四月八日的法會上。

佛傳變文相較於「略要本」已不見《佛本行集經》之經句，但從與〈太子成道經〉在情節與用語上多所相似的〈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提示了二月八日的日期，又 S.3711 號寫卷在題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前以大字提示「道場」二字可推測其用途當與略要本相似，用於紀念太子踰城出家二月八日之道場。又 S.4480 〈太子成道變文（二）〉與 P.2459V 「略要本」皆載《周書異記》之說以佛誕日為「四月八日。」又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亦載四月八日摩耶夫人生下太子，可知佛誕節亦為講唱「太子成道變文」之時間點。

變文與略要本文本中所提示的時間點多圍繞著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紀念佛陀降誕與出家之日，在相關法會上由法師講述悉達太子降誕至出家事蹟當符合節慶意義並可達宗教宣傳的效果。故變文本欲講述者或同於「略要本」為講「托生」之事，目的在紀念佛陀降誕與出家，與其內容所述相符。但法師講述此類變文時將之視為「經」如：〈破魔變〉、〈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擬）〉等，〈太子成道經〉則在題目上直稱其為「經」，地位因而提升成為經典，推測題目中「成道」之名亦如「經」字為彰顯悉達太子已成道為佛陀而增添，結合敦煌寫經造功德的文化因而廣為流傳，成為太子成道系列變文中寫卷數最多亦可能最受重視者。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梁〕慧皎：《高僧傳》，CBETA，T50，no.2059。
-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CBETA，T03，no.190。
- 〔唐〕道世：《法苑珠林》，CBETA，T53，no.2122。
-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季羨林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鄭阿財：《鄭阿財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敦煌佛教文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0年。
-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
- 〔日〕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期刊

- 王三慶：〈敦煌文獻齋願文中的行城活動〉，《敦煌學》第27期，2008年2月。
- 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013年3月。
- 李小榮：〈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藥師信仰——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普門學報》第11期，2002年9月。
- 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悉〉，《敦煌學》第33輯，2017年8月。
- 劉秋蘭：〈敦煌文獻四種疑似《佛本行集經》講經文考辯〉，《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6期，2017年6月。
- ：〈敦煌文獻中太子成道故事變文寫本敘錄〉，《國學》第4集，2017年6月。

譚禪雪：〈唐宋敦煌歲時佛俗——二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  
2001年2月。

〔日〕荒見泰史：〈二月八日の出家踰城と敦煌の法會、唱導〉，《敦煌寫本  
研究年報》第8號，2014年3月。